



■青春岁月

我修好了洋设备

□金克亮 文/图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燕京啤酒集团下属的盖厂工作。那年，单位从意大利萨克米公司购进一套瓶盖生产线。萨克米是家大公司，许多国家的瓶盖生产线都出自这家公司。在安装调试时，那个意大利人就用手势告诉我们，回去睡觉。言外之意是他们的设备性能好，不会出问题，不用在旁边看着。

生产线安装投产后，产品产量、质量、消耗各项指标都较好。不少人都说，到底是进口设备，生产性能就是好。哪知，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设备出问题了，生产的瓶盖非大即小，出现严重质量问题，不能继续生产。我当时任这个车间的主任，每天和操作、维修、技术人员在现场对设备进行调整。其间，还请同行业来人帮助，但都无效。下班后，我仍苦苦思索，从设备送电、送气，直至瓶盖冲压成型，要经过十几个环节，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呢？厂长也很着急。当时正值盛夏，产品用量非常大，设备不能运转，已经开始吃库存，再不能运转，就要影响供应了。

就这么琢磨了三四天，我突

发奇想，问题会不会出现在冲床设备的大臂上。以往的设备，用的都是轴承，但这批设备，大概是为了节约成本，改成了两个圆环。我们把大臂拆下来，发现圆环已严重磨损。我当时想应把圆环拆下来，把它改成铜套。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厂长，厂长同意我的看法，要我按这个方案去做。我是车工出身，对制作设备备件很熟悉。那天，我一连加工了4个铜套，并打好油孔，划好油线，完成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我们把铜套装好，试车后，瓶盖直径一直稳定，再也没出现忽大忽小的情况。故障排除了，我非常高兴，我们立刻安排生产人员连夜生产，以保证产品供应。

事后，我厂的技术人员把这个情况反映给萨克米公司。厂家承认，是他们设计上的失误，在其它国家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承诺为各用户免费更换备件，并向我们表示歉意。其实，我们用自己改造的备件已生产了一段时间了。从这件事上，我认识到，发达国家虽然技术先进，但也有败笔。而我们，只要下功夫认真钻研，也照样能解决问题。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图片故事



喜峰口抗战遗址采风有感

□孙建国 文/图

看着电视里转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的新闻报道，我不由地想起三年前，雪莲集团工会组织摄影协会在喜峰口长城抗日战场遗址的长城脚下进行的采风。

三年前9月的一天，我们站在长城脚下，眺望对岸伸延淹没在水库中的雄伟长城及探出水面的长城敌楼，夕阳下映衬在鳞波水中的美景，乘船上岸攀登喜峰口长城和潘家口长城，用手中的

相机记录历史的痕迹，时代的变迁，山清水秀的丽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美丽的土地，竟是70年前抗日的战场。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英勇的抗日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和硝烟冲向寇，雪亮的刺刀插入敌人的胸膛。我的耳边好像响起了子弹的呼叫声、炮弹的爆炸声，以及战士们杀向敌寇的怒吼声。抗日将领宋哲元、赵登禹、张自忠、何基沣、冯治安等身影也在我的眼前一一闪现。



本文作者（左）和哥哥在北京站合影留念。

哥哥比我年长6岁，他小时候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博克图姑姑家长大。1956年，哥哥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服从组织调动告别了亲爱的姑姑，毅然奔赴祖国

■家庭相册

哥哥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

□张式彝 文/图

大西北——青海省。

青海省地处祖国西部高原，海拔四千米，气压低。20岁的哥哥有健壮的体魄，不怕任何困难，积极向领导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他被分配到了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县政府，负责全县的宣传、通讯报道工作。哥哥每年都要下乡几次，经常翻山越岭，深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撰写的新闻稿件不断见诸报端。仅几年时间，他就在《青海日报》发表了数百篇新闻稿件。弹指一挥几十年，哥哥把全部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大西北。

2000年9月，哥哥与我在北京相会。互叙别后情怀之余，我

们哥俩三句话离不开本行，哥哥又给我讲起了写作的技巧，指点了我的文字。

在哥哥留京期间，我带着他逛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也看到了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在颐和园，哥哥每走一处，总是驻足观看许久，远眺波光粼粼的昆明湖，他自言自语道：“太美啦，好像又看到了青海湖一样，颐和园的昆明湖和青海的青海湖一样的迷人……”

哥哥在与亲友相会的这些日子，也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的笔记。临行前，他郑重地把笔记本装进了行李箱中，他准备把这些文字整理后再行发表。

牛背上的童年

□丁金香 文/图

我是个从庄稼地里爬出来的孩子，很小就认识了牛。爸爸是生产队长，每次分完任务就把我扔给村里的五保户，和他们一起呆在牛棚里看牛。睡在牛棚的感觉非常温馨，床铺与牛栏也就相隔一米左右，十几头牛挤在一间大屋子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夹杂着牛气、牛粪、牛尿的膻味。

儿时总爱图新鲜，认为能与牛打交道是最勇敢的。幸好牛天性驯服，没有欺侮我人小，很安静地让我牵去河边喝水，然后又安静地让我牵回牛棚。

有一次，我去姑妈家做客，当我看到姑妈家的两个表哥时，

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我会牵牛。他们相视一笑，牵来自家的牛，扳低牛头，踩着牛头几下就爬上了牛背，只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虽是女孩，却不甘示弱，逞能的学着他们的样子想爬上牛背。却不料他们家的牛欺生，把我吊在牛角上，吓得我哇哇大哭。

但也因此，我得到了两个表哥的宠爱。他们教会我怎样骑牛、怎样让牛驯服。村路弯弯，延伸着我童年成长的道路；任岁月流逝，却淡化不了牛背上的温馨回忆；一首首乡村的牧歌，让我回味无穷；而牛背上的童年，更令我久久怀念。



左一是二表哥、右一是大表哥、中间是本文作者。